辰巳錄

懲毖錄

射

懲毖錄卷之六

辰巳錄

馳啓賊兵形止及請抄發軍卒馳救平壤狀 壬辰六月

賊兵形勢及唐人接待發送事昨已馳 啓矣倭賊自昨卯時連續出來其數不在千餘人分運迭出馳騖往來若將渡江之狀多放鐵丸終日相持我軍乘船相戰射中數人臣與斗壽命元等同在一處詳觀賊形其長技只是鐵丸用釼而已我軍若射矢則輒奔走遠避以此觀之若得紀律之軍與之相角則恐

亦不至於難制唐兵出來一刻爲急以夜不收所言
觀之唐將似已入我境自前唐官之來雖平時皆有
迎慰接伴之禮況今則大將總兵來救事體嚴重義
州江上迎接之事使尹根壽爲之中路亦當使大臣
奉 國命以謝遠來之意因陳事急望救之情然後
事體爲穩而救援御賊之事庶或及時臣旣受 命
接待不可坐待其來玆與斗壽相議欲馳迎于中道
若相遇則所當必設茶果於始見之處而到處官府
下人盡散不成體貌極爲悶慮且賊兵逼城已數日
而水上下淺灘把截軍兵單弱太甚安危之幾僅存

呼吸唐兵來到尙遲數日此處添兵之舉尤當急急措置不可少緩臣路遇散卒數人隨卽入送因欲廣行招集以赴而一路無人難以如意肅川安州以下諸邑潰散軍士無遺抄發急時馳救事 朝廷宜別遣宰臣一人急急處置唐官處告急文字亦連續馳報使無稽延後時之悔

馳 啓見唐人問答緣由因奔問 起居狀

壬辰六月十三日

今月十二日夜追來唐人八名自平壤馳到肅川十三日發向義州臣招致摠騎一人問賊兵形止則答

云賊兵數本不多其中亦多假設疑似之兵以惑人
見如持旗幟之類皆是不中用之兵若我兵來集乘
夜掩擊則可以一舉蕩滅云臣對曰爾言正是正是
倭賊當初原不敢與我軍相敵只緣民不知兵已二
百年猝然遇之不能抵當望風奔潰以至於此今兵
迫城下已累日城中望救一刻甚急未知 天兵當
於何日到此摠騎答云十日十一日間應已越江因
言援兵之來本不當遲緩而義州節制使多般搪塞
哨探之人我地方官甚以爲非云奮臂扼腕言之不
已臣答云本官不識事體有此違悞國家欲拿鞫論

罪而以兵事方殷不能易置邊將姑待事定後論罪
云則答曰何至於拿打因卽辭去臣又聞唐人於一
紙圖畫平壤地形及賊陣形止持去云昨日夕時林
世祿又率唐人十五名馳到安州更擬哨探於平壤
今朝始見所賫咨文則有題請擬議之語兵期遲速
似難料度臣不勝悶迫問世祿曰平壤受兵已久留
陣將官方極力把截但水上下淺灘甚多賊夜計百
出萬一偷渡繞出城北則勢甚危迫未知 天兵幾
日當到此答曰前去夜不收已探賊情而去軍馬當
卽越江俺回路當遇於定州等處臣因致往來勞苦

慰謝之意而退大槩竊看唐人辭色自初雖聞我國被倭賊來侵而不知虛的其後南邊郡邑以及都城連陷於旬日之間頗致怪訝且又事勢則甚急而告變請兵之事率多稽緩義州又復多費辭說搪塞來探之人別無泣血奔走倉黃迫切之狀故雖云發兵相救而終以事情爲疑致此遷延此事理之所固然者且唐人累問 國王何以又爲遷避臣令譯官對以賊兵迫城羣臣請以出避而將官率兵督守保無踈虞云答曰知道矣惟是一路郡縣人吏頑甚且逃去殆盡唐人飮食及飼馬草料多不接濟唐人時有

憝色發於言語此於事機體貌極爲關重臣戒勑守
令使之十分盡心而猶未如意前頭大兵之來調度
支供益難成形臣尤爲悶慮且臣之愚昧何知兵事
但連日在城中詳觀賊兵形勢極有可乘之機若得
援兵來到合力齊擧則可無不勝之勢而 大駕移
蹕之後民心不甚擾動軍士各自致力此亦恐是天
意江邊潰散還歸之卒及他未發之士勿論多少節
次添入爲當傳聞黃海道海邊居民亦多相聚剽掠
別無統屬其數甚多云亦須別遣一人急速招集以
添軍數或以海州牧使李泰亨爲其道節度使俾令

收集散亾鎭守列邑如白川延安安岳文化海州許多海邊之邑賊兵皆所未到　朝廷嚴勑守令毋得如前奔避以待賊退時合勢追截之計亦爲今時之急務矣謹遣從事官辛慶晉奉狀馳　聞且奔問

起居

遣從事官辛慶晉起居　行在狀 壬辰六月十四日

臣今日在安州謹具狀　啓一道幷唐官林世祿所傳遼東咨文令從事官辛慶晉馳赴　行在于寧邊同日申時慶晉還言　大駕已離寧邊道路傳說未定之處所不得已還來云臣北向痛泣五內震裂卽當

隨赴 行在但遼東咨文必須劃即回答付送于唐
人還去之時事甚急迫不可遲緩更令辛慶晉尋問
進去前封書狀幷爲上送因以候問 起居

馳 啓平壤賊勢狀六月十六日久在嘉山控江亭時 大駕次博川

臣到控江亭路逢潰散之卒絡繹於道問其緣由則
昨日夕時賊自王城灘偷渡兵使李潤德先走江上
諸陣兵皆潰散云極爲驚駭平壤城中若被圍則外
無援兵事甚危迫且土兵可用之士如皆散去唐兵
雖來形勢不接難以成功義州宣川等處逃散之卒

臣令軍官時方招集他路散出之兵願分定朝官急
期收召悉赴於唐人來到之處而　行在所駐處亦
從長計議急速處置庶無迫逼之患

林畔驛唐將分付李薲事及路逢忠清道書
狀陪持人上送發遣從事官洪宗祿看守龜
城倉穀狀 六月

臣昨日留金命元李元翼兵使李潤德守定州與防
禦使李薲同行到雲興府俟唐人皆已還去日沒時
到林畔初欲請見唐將伏聞　車駕已親臨面議臣
追到言辭曲折恐致重複還有未安之意故令譯官

只通李賞姓名以爲平壤留陣將帥欲親陳賊勢且聽老爺約束故來兩將答云賊勢吾已詳聞將帥離陣出來則軍士將解散無留見我即還去整軍以待可也旣而史遊擊招通事寄語云吾不議於戴參將獨通于總兵官請簡精兵三百直到賊所若報可則吾當馳進汝國將帥亦極擇精銳以待吾行嚮導可也李賞終不得見今曉還赴定州而他餘諸將之分散者如李鎰李薦邈無形影監司宋言愼以本道總率之官亦由他路以去時在定州者手下無一軍卒拱手相視計無所出自 大駕西行漸溪道路流民

十五爲羣如失家之狗無所係心强者搶掠弱者奔
迸數日之內將盡爲亂民所見悲慘臣之昧慮只有
叩心推胷求死不得而已臣路逢沔川鄕吏自言持
忠淸監司 啓本欲達 行在而間關水陸足腫難
行臣令帶率下人有馬者率去馳送狀啓之事雖未
的知而漢江以南忠淸全羅郡邑尙皆完全慶尙左
右道郡邑除賊所經過者外皆爲我土黃海道海州
等邑亦未蕩敗此道關東依舊而今幸 天兵來救
若將士協心與之合力似不至於無可奈何但國綱
蕩然寇賊未至之處守令爭先逃去散失倉穀傳聞

江邊近處如龜城等邑亦已如此唐兵雖來事無可
爲臣從事官洪宗祿曾在龜城詳知其處之事故事
急未及 啓稟從中路發送使之馳去曉諭人吏堅
守倉穀以待調發云云

所串驛陳運糧便宜及請咸從校生崔忠國
等褒賞從其勸狀 七月八日

臣昨日病甚不能遠行艱到所串今日待病勢少歇
將向良策道路應行之事已爲移文再三知委且令
從事官辛慶晉先去料理臣隨後點視計料大抵自
義州至定州糧料雖百計措置僅可支給四五千兵

馬之食萬一 天兵多數越江而盡出此路則支待
之事極爲可慮臣路中因下人聞自義州至朔州徑
龜城泰川出於博川亦通行大路而朔州龜城軍糧
最優如唐將必欲分路則此一路可以指導但山谷
之民猝聞唐兵至不無驚懼逃散之弊 朝廷各別
詳審利害處置爲當也臣路逢咸從校生崔忠國鄭
彥龍郭基崔繼漢等以本處民情願聚軍討賊爲此
欲陳疏進 行在其意可嘉聞三縣等處已合之兵
數過萬餘云人心如此賊滅可期但大衆已集而節
制無人則恐難成功甚爲可惜亦須急急區處忠國

等亦當略施褒賞以聳動人心云云

請遣宰臣一人收拾平壤以東軍兵狀

平壤以東成川祥原江東慈山順川殷山价川寧邊熙川雲山寧遠德川孟山等地號令不通守宰逃散收拾之事一刻爲急使有智慮宰臣一人不分晝夜馳去召集軍兵出於平壤之東而大兵從北面蹙之因及時傳諭于黃海江原京畿以南使其隨處設伏要截賊路此最爲今日之大計故敢此再達

一路軍糧措置緣由及留定州調病前進狀

七月十三日

七月初九日同副承旨成貼有　旨書狀臣在定州
祗受唐兵支待糧料自義州良策車輦林畔各備五
千人一日之糧假家釜鼎柴草等物畧已措辦定州
則白米五十石造米五十石田米五百三十六石從
事官洪宗祿與府使尹承吉從龜城同力措置亦已
輸到此乃五千兵六日之糧嘉山郡倉穀散失殆盡
軍糧則以定州所有可推移賫待而馬豆則本州見
在之數僅千餘石恐有不足之憂安州糧穀多少尚
無來報尤爲可慮臣見近日陰雨連綿處處川渠漲
溢萬一未易開霽而許多兵馬久留一處則數少糧

餉繼備無路極爲悶迫三縣穀輸運於安州事亦連
續遣宣傳官及軍官督促而時未知來泊與否兩江
船隻事宣沙浦僉使張祐成在大定江粗合公私船
方造浮橋老江僉使閔繼中亦以公私船五十餘隻
造浮橋於晴川江各已牒報來到臣賤疾猶未必差
艱到定州不得已留一二日待歇前進于嘉山安州
等處檢察凡事計料

馳 啓牙山糧船到泊緣由及發遣曹好益

召募江東等處軍兵且請洪世恭勿遞調度

使仍舊察任狀 同日

臣既爲褫受書狀後卽因忠淸道進上陪去人所言
聞牙山倉白米一千二百石已泊于定州立巖地距
定州三十里許若乘潮回泊于安州則一日可到臣
方以安州以後糧餉接濟爲憂遠道許多糧船如期
適到必是天贊國家中興之運不勝喜幸卽時發遣
守門將康士雍及臣帶率軍官使之馳去令於明日
內到泊于安州此船既到安州則軍糧自爲可繼而
順安縣亦有馬豆一千餘石人馬所需皆無匱乏之
憂今大兵既集賊勢宜蹙正須多發軍兵各處并進
以成犄角之勢臣路中逢義禁府都事曹好益日

前以 朝廷之命召募於江東等處而平壤失守之
後人多逸散且無上司公文雖有願從者未易聚會
臣即爲文移曉諭江東成川等處守令人民使之俱
興應募以赴國家之急仍使曹好益更去招集若江
東等地之兵又頗收集與三縣之兵東西夾持而分
遣精卒抄擊中和往來之賊且與黃海道形勢相連
則平壤之賊如籠中之鳥不難殲滅也臣即聞調度
使洪世恭以罪罷職云世恭固不無稽緩失誤之罪
但今方在此察任遞易之後他人未及來到恐事益
稽緩似當姑仍其任事定後論罪合於時宜敢此煩

稟惶恐無地

有 旨祗受及使洪世恭往安州催運糧餉

狀 壬辰七月十三日在定州

本月十一日右副承旨成貼有 旨書狀臣在定州祗受江邊土兵及各官起送精兵觀察使李元翼兵使李薲太半領率已在安州惟元帥金命元在此等候唐將 天兵今日巳時自林畔已到此處明曉欲發向嘉山矣兩江浮橋十分嚴督今已畢造惟三縣倉穀回泊安州之事尚無回報海道之事慮難及期適調度使洪世恭始於昨日來到因使洪世恭先去

安州催促其餘干係軍機事則與金命元相議區處
計料臣所患痔瘡數日來加重不能運身欲待必歇
進去嘉山而難可預期恐誤大事不勝憂悶

天兵過安州事及預備牛酒犒餉　天兵狀

七月十七日

天兵本月十五日自嘉山曉發到安州不入城從晴
川江直向肅川一路糧餉支供之事自安州以南尤
甚蕩敗恐無以成形適宣傳官愼德容調發甑山咸
從之穀八百二十石及調度使洪世恭調發漁川雲
山博川寧邊价川等處之穀五百六十九石俱到安

州唐兵過去後盡發州內見在民夫及除出戰用不
關老殘軍及時召戴追及於肅川俵給軍糧後今方
輸送順安者三百四十餘石足以支數日之糧其未
足者陸續輸送牙山倉米三百石移載甑山船隻令
回泊于三和廣梁龍岡三和等官米豆八百餘石并
令回泊廣梁幸若　天兵收復平壤而渡江追躡則
將以此穀接之第念　天兵出來後因事力窘竭尚
未一舉犒軍之禮其於國體極爲未安萬一得成大
功蕩平兇賊而還則宴慰犒賞之事當從優厚以答
其勤臣與調度使等相議欲於平壤安州定州義州

四處爲之所入雜物大槩參商則一處各酒千餘盆
牛二十餘頭猪羊鷄狗從其所得措備各以近處郡
邑幷定預辦其中又定差使員使之次知檢察行移
知委此事於國家事體關重且 天兵旣已救活我
國百萬生靈之命則其所以報荅者不容不盡雖有
小弊有不暇顧況酒千餘盆不過米三十石以此計
之則幷定各官一處所出僅五六石而足可辦出惟
牛隻則本道頗稀貴故慮或難辦令民間自願備納
者限年復戶免役或他論賞如此湊合可以成禮但
義州則 大駕所駐其禮似當盛於他邑宴餉後唐

將以下贈給禮幣亦令該曹預爲磨鍊準備使無臨時窘乏之患

天兵進攻平壤不利史遊擊戰死狀 十八日

昨日唐兵進勦倭賊終日行待吉語忽聞先鋒史遊擊爲鐵丸所傷以死唐兵連續退來極爲驚駭之際夜半祖總兵王參將立馬城外招通事朴義儉語之曰今日我軍入城多殺倭冦而不意史遊擊身死我軍亦多死亡俺等欲仍留更爲勦捕而矢盡火炮亦盡故不得已退軍當與楊總兵更調兵馬多數出來傳語宰相撫定人心勿爲搖動津頭浮橋亦勿必動

以待之俺等遲不過三四日當更來本欲入城留宿
而此處糧餉不敷故不爲入宿今日當到定州因馳
去云他餘事當隨後狀 啓此甚緊急消息故敢此
先爲馳 啓

處置靑龍浦軍糧狀 七月十九日

唐兵退去緣由臣已爲狀 啓勝敗兵家常事况唐
將不無輕敵之心以至於此極爲痛惋三縣之穀輸
到靑龍浦事當初意唐兵直進過江恐前途糧餉難
繼故有此處置今則事勢如此師期遲速難可預期
故臣通文於金信元使之量勢處之以唐人所言觀

之則楊總兵之軍似當繼爲來到自義州以南糧料之需亦應再加料理然後可以支給臣亦留此無益且觀事勢爲之進退計料

天兵退駐控江亭緣由狀

今此 天兵又不利於小醜其爲痛憤莫此爲甚蓋緣我國近日之報皆以倭賊欲退遁爲言祖總兵以下逐利輕進倍道疾馳馬病人疲加以天時不齊大雨泥濘冒夜行師頓之堅城之下以其所短乘其所長其致敗衄固不足怪旣退之後又不與我國之人商議處置而乘夜以行過州府皆不入雜於亂軍之

中徹曉不止臣聞昨日往控江亭使從事官辛慶晉馳去問安則答以若知牢相在安州可入見而爲護史遊擊爽事過去云因爲留宿於亭上軍糧十餘駄及支待餼物顚倒追及今日又因韓應寅所報聞唐將欲退駐嘉山而應寅令譯官語之以當駐安州則唐將持疑未決揀閱軍士之有病者云自昨日至今大雨如注控江亭乃是草野空濶之地無一依庇而許多兵馬桄藉風雨以至二日極爲矜慘唐將之意欲更閱軍兵且招楊總兵多發兵馬而來臣竊念即今雨潦方漲開霽遲速未可預期而一路軍糧所儲

定州有龜城稅米三四百石牙山倉田稅米五百石安州有牙山稅米七百餘石此外郡邑所儲大抵僅支一二日今唐兵所駐之處非定州則安州而安州自亂民作亂之後器具蕩然假家等事雖方督令而亦難如意造作觀此事勢祖總兵則當少駐定州休息軍馬而其病不堪用者皆爲還送楊總兵則或因在江沿堡或進駐義州以俟雨霽然後以次徐徐進發使馬力不乏軍鋒不疲計出萬全可也不然而輕動不已千萬之兵遽復前來處處留連而雨不時霽川渠漲溢則進退狼狽在我亦將何力繼餉坐食之

軍至於多日乎臣參詳事勢計不知所出爲之達曉吁嗟謹此具由馳

啓朝廷各別從長處置史遊擊之喪在我當極優護而送臣聞其將至卽令州官備棺材祭物以待而夜中過去人不及知棺則追送於途中其他千總以下身死者亦有數人因我國之事

天朝將士至於死亡傷痛尤極護喪路費銀兩及祭奠事各別致厚施行庶幾盡繾綣之意祖總兵之言於辛慶晉者亦如此臣留此別無所事第念唐兵敗退之後人心恐或搖動姑爲仍留觀勢進退計料

安州留住唐把總二人還歸狀 七月二十日

昨日二更唐人二名自嘉山來到今曉留館把總孫榮姜安等率其所屬軍人百餘名盡爲還去莫知其由臨去出示總兵傳諭節度使李賫處小帖故傳書輸上所云檢牌似無益於戰用恐被責怒令安州措辦四十餘箇以示孫榮等今此帖文内又乞多造處置極難唐將擧止不可料度大抵恥其無功而歸罪我人以爲自護之計傳聞之說極多駭愕 國事不幸每每如此徒切悶歎卽今潦雨已霽道路方通正當乘時勦賊之期而聲援不接衆心疑懼前頭之事有難期必痛陳事情更請援兵事望 朝廷商量處

置

措置軍糧以待 天兵再擧及發遣體探人分往黃海咸鏡道與移文雲山郡守成大業等招集武士狀

近日唐兵出來與否漠然未聞極爲悶欝臣時留安州輸運各處之穀定州安州已到者米各二千石馬豆各千餘石足可支五六千兵旬月之糧雖至於萬兵數日之內不至匱乏若過此數則誠有難支之憂請兵多寡出來遲速預爲詳知可無窘迫難辨之患十七日接戰時被傷唐兵累名瘡重足自平壤出來者

連續不絶令一路各官盡心救療其失馬徒行者使
之出牛馬載送臣聞黃海道瑞興山城多有各邑倉
穀且據險絶若有數三人守之則賊必不敢進攻保
守與否未能的知募得自願哨探者義州驛子金克
諶咸從鄉吏金應龍官奴丁守等從間道往探又移
文于其處各官授以邀截賊路之策使之倡率吏卒
盡力殺賊又募得安州僧二名從孟山陽德山路往
探北道消息而時未還北路之賊萬一與此處之賊
相合散出於陽孟之間則勢甚可憂臣連續移文于
宋言愼令申勅各官極力把截惟道內無一武士可

以定將者前聞濟川等地諸山避亂者多歸之其中或多武士出身之人故令雲山郡守成大業評事李尚哲魚川察訪邊以中等分道招集克期來會幷爲星火知委今日李元翼李賁等方以大軍進戰而三縣之兵從西面同時幷擧人心齊憤適又雨勢快晴行師便利幸以天意悔禍殘寇掃蕩平壤以南可以鼓行無阻秋禾方熟糧餉之事亦可隨處取辦不勝佇望之至

馳 啓順安軍進攻平壤狀 八月二日

當日擧事緣由昨已馳 啓午初李元翼自釜山院

馳送小錄內平明進兵降福院以先鋒挑戰賊三十餘人先出普通門其餘列立城上張旗幟云俄到冉通內降福院慈山路等處引賊出來百餘名其中一賊騎馬獨先馳去之際我軍斥候遇賊發射時方交戰云申時又到三通內引出倭賊入我軍伏兵中殊死戰倭先鋒精軍五十餘名中箭二十餘名即僵仆而死還爲奔北之際有追來倭分運直衝大陣中大陣軍驚散退來今方結陣于釜山院之西矣將有大勝之勢而竟至於此痛甚我軍今方點閱時未知幾名死傷其間曲折自有本處狀啓而大槩先鋒突戰

之賊幾盡射卻猝見直衝追來之賊不能抵敵驚散
出來而不至於潰退將點軍更圖緣由爲先馳 啓

查報軍糧見在數狀

天兵經過一路各官糧儲大抵皆蕩敗之餘當初意其不能成形近來諸處之穀連續輸運艱難湊合足可支給自義州賫糧可到定州自定州賫糧可到安州義州則本倉之穀頗優不足則昌朔二邑之穀可以連續添補定州安州則悉以他處之穀輸運前後唐兵已曾散給之外總計今日見在之數白造米田米幷二千五百石豆二千六百五十餘石唐兵支給

一日之糧必用三升以此計之萬兵一日之糧爲二百石二千五百石則當爲萬兵半月之糧若五千兵則可支一月豆一馬支給一斗則二千六百餘石亦萬馬三四日之料此雖似不足而龜城所儲亦當添補安州站見在穀數雜米幷二千六百八十餘石豆一千七百七十石米數比定州稍優而豆則似爲不足然若未畱連則猶可支給臣之愚意賊勢方熾而我軍形勢孤弱人多㥘戰雖時時抄擊必有所獲而我軍死者過當至於人民逐日被死掠者不計其數萬一賊悉合醜類散漫西下則事之寒心非可以一

二討前日 天兵之敗乃將帥失策輕敵之致非兵之罪也卽今秋氣已高馬足方健若請數千精兵與我軍先定約束誘引出來與之犄角馳驅於平原曠野之中則此些少殘寇可以立盡此是何等大事何等機會雖有小弊有不暇計況見儲糧穀之數不至於蕩然無計 朝廷各別處置圖惟萬全長策不勝懇望之至

探報黃海道各處人民起兵討賊緣由狀八月

三日

臣前日所遣體探黃海道人金克諶等昨夜始爲還

來備言黃海一道事情且持遂安郡守韓守貞牒呈
及各處人民文狀以來自　車駕西巡平壤陷沒之
後遠近民情無所係屬弱者從賊求生强者乘時盜
竊者不知其數而其中能私自招集奮意殺賊者間
或有之至爲可嘉至於黃州之民則欲尋覓閔仁伯
去處累度往來於祥原等處而不得還去及聞臣文
移悲感傳觀各爲文狀欲效勦賊之功民情如此滅
賊無日所患守令將帥之類一皆抱頭鼠竄無一人
倡率興起者此輩之罪可謂上通於天極爲痛甚傳
聞閔仁伯逃避于德泉等處而近來始欲還官已向

成川判官鄭曄等亦從三縣向去云果登時到官收
集散亡則猶可濟事 朝廷別爲區處右人等量加
褒異使有興起之心其中崔銀老則以年少出身之
人先倡聚軍欲勦賊倭號令頗行於其類將來不無
可望臣所賫來空名告身欲爲先付送黃州等處之
民聞 天兵欲渡江而 朝廷憂糧餉之不繼皆云新穀
已出若 天兵果渡江則處處衆民家出戶輸願爲
接濟惟望早爲蕩平以活民生到處涕泣言之云極
爲矜惻前月二十八日平壤接戰時我軍死亡者其
數不少今日所用精銳惟是江邊健兒而日漸銷耗

賊氣猶盛未曾一挫尤切痛憤臣移文于江界陣亡
諸人家屬并令恤典舉行

急請 天兵討賊狀 八月

天兵支待糧穀各處見在之數已曾狀啓請兵與否
及兵馬出來遲速其他凡百動靜漠然未得聞知極
爲悶鬱安州密邇賊巢意外之虞不可不慮各處輸
到之穀尚皆載船留泊未得輸入官庫其中如牙山
稅米輸來之人遠處漕運在海累月到此又留滯多
時日日呼訴臣多般曉諭每令姑待或給糧料使免
飢餓而秋氣漸高薄衣之人勢難强留處置實難卽

見觀察使李元翼傳報賊中形止極爲叵測而大槩
此賊千里遠鬪一未大挫其鋒自入平壤盤桓不進
其間必有奸計彙且天兵與我兵連次追北江邊
土兵死傷日多三縣之兵又復潰散順安大將所統
不過數千而無用者太半至於元帥所往則只有民
軍一二百他無繼援之兵可助聲勢脫或賊兵多集
分道散出左右支撑其勢極難臣日夜憂念不勝寒
心今此倭賊書契臣意不可不遠爲申報於 中朝
又痛陳賊謀兇慘須及其未集之前而爲協力掃蕩
之計然後可無後虞若是則唐將亦必聽許而庶無

緩不及事之悔

料理軍糧狀 八月九日

本月十九日左承旨成貼有 旨書狀臣在安州祗
受各處郡邑倉穀板蕩之餘大兵遽出調度之事百
計無策前於五千兵馬支給之需破東補西移彼補
此僅得成形固已殫竭心思不遺餘力而 天兵退
還再調兵馬直出於萬萬意外罔知所措一路糧穀
見在之數大槩略具於昨日狀啓定州用餘時留在
者龜城來田米三百餘石牙山田稅全五百石以平
石通計則合為一千五百餘石乃是萬兵五日之糧

安州則時存牙山稅米七百石移轉米用餘二百石
三和龍岡田道米幷一千餘石載船已久而中間令
回泊于廣梁唐兵退來之後又令移泊于安州故時
未來到方爲催促若無事到泊則此所儲幾至二千
餘石譬萬兵出來足可支十餘日此外如嘉山宣川
龍川鐵山所儲僅可支三四千名一日之糧而更無
措辦之路以此參酌後運出來之軍若至於一萬之
多則誠無可繼之策至於馬料則每一匹支給一斗
所入十倍於人糧辦出尤爲無策雖欲以唐黍粟稷
雜物充給而唐人例不喜受且雜穀亦所難繼尤爲

閱迫安州時留在馬豆一千石定州有一千石宣川亦有千石義州則本倉及所串定遠倉所儲最優於他邑幾至萬六七千石此外傍邑見在之數龜城龍岡皆有一萬餘石三和江西皆有六七千石如可登時取用則可以接濟而龜城距定州雖一日程山路險遠近日各官散輸之數合米豆已過千石人力已盡今欲連續繼輸而恐難如意惟三和龍岡船路相通似可優輸而海潮風汛順逆不齊難定期限至爲悶慮且軍粮每人當用二升而當初過於優厚自支三升傳聞唐兵不能盡食多以餘米換貿他物云亦

當擧實裁損以爲可繼之路臣當此大事計拙心耗恐之軍興晝夜憂悶自該司凡生財足食之策別爲講究急速施行

請以李賢爲召募官送于黃海道狀 八月九日

賊勢益熾傳聞黃海沿路處處皆作土城木柵屯兵以守招集人民以爲久留之計而守令則逃竄山谷將帥則玩寇不戰望其自退臣誠痛心猶有一分可望者民心頗奮往往各自團聚爲勦捕之計云苟能激勵興發并起齊擧如報私讎則滅賊庶幾有期臣觀近日之事民兵愛護鄉里隨處勦賊者稍有所獲

名爲將帥而屯兵結陣則賊至皆成奔潰如廣州之民初相結約設伏射賊賊不近境及邊彦琇爲將抱兵必遇零賊一時皆散而廣州因以不守加平之人亦頗團結捍賊而趙微邊應星申彭壽等合軍二千餘人不發一矢又皆潰散加平亦不守蓋將不得人而兵皆烏合賊至無意厮戰引軍逃走其間雖有勇悍之士不能獨戰相率俱去如此而望其平賊不亦難乎臣又伏念古人云養寇易以討破難用兵碎今此賊亦然當因勢乘便設奇取之羨鐵最關於戰用其於夜擊尤便患無用之者耳臣於安州打造二千餘

箇又令近邑方送萬餘箇欲分送於各道只慮無可
使者適白川人宣傳官李賢來此自言已與傍邑武
士結約勦賊已合數百餘人且哨探開城興義平山
江陰等地賊之動靜頗詳知而以復 命事將向
行在云臣親與言說其志可取敢望 朝廷借此人以
名募之號急速還送于本處使成其計甚爲便當幷
下諭于觀察使如此人等別加獎勸俾令同心戮力
各自奮起勦滅醜賊其有捕斬而得其財物者勿論
多少輒與其人又即論賞使有興起之心

馳 啓我軍與賊接戰事狀 壬辰八月十一日

昨日辰末李元翼傳通內左遊擊朴錫命馳人進告
內倭賊或云二十餘名或云四十餘名後運則不得
的知釜山院向來出送伏兵等接戰云云故繼援軍
鱗次入送再通內左斥候將金應瑊馳報內諸將等
幷爲追逐至咸福院碧潼土兵孔玉柱進告內彼賊
先鋒三十餘名投劒又捨銃筒曰我輩欲向我地汝
等亦捨弓矢來聽我言云而我軍無數發射直進賊
所則賊兵次次逌背云故繼援軍全數入送大軍亦
前進計料三通內三領伏兵將李元馳告內我軍搏
擊則彼賊退屯種松處四通內右部將馳人進告內

倭賊等遁還入城未及追捕云云故其辭緣爲先馳

啓昨日斬馘二級幷爲監封上送

馳　啓我軍進戰得捷軍物輸送狀八月十四日

昨日狀啓後續承所通皆是接戰節次而賊倭兩路突出無數放砲之由已悉於李元翼狀啓矣其後更通內終日酣戰日暮時罷戰明日又進是計倭奴多數死傷我軍中丸及死者當隨後抄報姑以所見記之中丸不至重傷者二十七名死者數名云云臣軍官權滉等馳告內酉時罷戰我軍還到釜山院結陣而自始戰以來我軍力戰得捷莫若今日云云彼我

所傷雖未及細知而大槩得捷分明姑爲慰幸臣所
領軍物三更初一運未明時一運輸送

馳 啓黃州牧使金進壽捕賊緣由及速請

天兵狀

當日曉狀啓大槩沈遊擊往來釜山院與倭人接話
辭緣及黃州牧使金進壽二十三日自鳳山來賊六
百餘名內捕斬倭將二卒倭一奪馬五十餘匹卜物
亦爲數多之由矣平行長答書及遊擊問答小錄親
監後還送次監封輸送同度尾云遊擊自釜山下來
曲折及問答之語更問得實緣由不爲幷錄云云似

是唐人再送後未見其報而還今觀李元翼所通則
尙無速進之意講解倭兵難保必成金進壽斬殺如
此雖可慰喜生入之賊亦必數多考其日時則似是
中和已報之賊而前頭之事亦爲可慮 天兵速請
之擧 朝廷更加措置賊倭則連日如前出現卽爲
還入

有 旨祗受糧穀分付處置後發還狀 壬辰八月

今月初九日右承旨成貼有 旨書狀十一日都承
旨成貼有 旨書狀臣在安州祗受臣來此已近一
月糧餉一事檢擧輸轉之外別無句當緊關之務自

前月唐兵退去之後卽欲還赴 行在而或慮人心騷動且諸處輸來米豆數千餘石不敢輸入官庫皆留泊江中萬一有意外倉卒之虞欲爲臨時處置遲留至今安州以北各邑則臣所親往檢勑諸事粗各整辦而惟他處輸來之米或久陳或麤惡不堪支給唐兵從事官洪宗祿時方往來看點使之吹正精舂肅川順安則初以近賊所之故不欲預聚糧穀至今未得多運今聞唐兵出來之後始令於三和龍岡等邑急輸米豆一千六百石分置于肅川順安但此等之邑民丁盡在行陣老弱多竄山谷許多之穀恐未

得及時齊到而從事官辛慶晉自十餘日來重得疸疾尊未運身奔走檢勑無人可使不得已遣臣軍官往督且以大將從事官金信元時在三縣故使之檢察各邑及時輸運可無稽緩不及之弊臣亦爲移文諸處措授後明日發還計料

懲毖錄卷之六

懲毖錄卷之七

辰巳錄

馳　啓北道聲息且請取來南方箭竹以備

戰用狀

臣欲詳知北道聲息而患無哨探之人以山谷道路僧人所熟知募得僧人二十二名分六運次次發送今日先去僧靈俊及軍官數人自北還來略言北道事情云橫城倉君則黃燦聚軍一百五十餘名有旅首金無敵者道齊僧同行至咸興白土峴路阻不達而回有定平品官及衙前都訓導等十餘人露聚山谷之

間見僧所持公文爭問　車駕所在皆爲涕泣自言
定平無府使若新府使來到則遺民多欲相聚討賊
又言近日賊乘小船向永興爲村民所邀殺幾二十
餘名高原人遇賊三名射殺二賊一賊脫去招引其
類來殺村民七十餘人以故民皆畏㥘潛藏弓矢不
敢發射賊令村民每戶納白米一斗田米則一斗五
升既納則與佩賊牌不佩之民遇賊輒死故民之佩
持賊牌者比比有之監司柳永立隱匿於咸興白雲
山其女壻及判官則幷其家屬散伏諸處我民潛引
賊兵圍抱皆被陷沒因在倉中賊之在咸興者二百

餘名有賊籠鷹子八連載馬向鐵嶺還來留在之賊
見其賊聞其言相與呼哭有村民之納米者問其由
賊不答但云近日吾輩劒鐔生澁此不祥之兆我輩
恐死又於城中屯聚處皆作土室木柵云此則僧非
親見其得於村民者如此賊兵所到之處無人傳說
或云已到利城端川或云已入北道而三水甲山亦
皆爲賊所陷云云大略如此其詳當待後運體探人
可知而巡察使宋言愼必已狀啓矣臣竊念賊勢滔
天日益熾張此當以計取之若以烏合之卒浪戰不
已取敗無疑今日爲將者率多庸才全無計策今賊

兵怠惰已甚我民出入無間此其可乘之機不一而足苟能暫設方略詗知動靜內外相應如疾雷不及掩耳則一夜之間殲賊必多一挫之後隨處抄擊破竹之勢迎刃自解今之爲將者徒觀目前全不念及於遠圖如北道之賊無人呵禁已踰數月窟穴漸成歸附日衆不及今早爲之計恐有難圖之患且聞頃日北道來報賊變入金順乞金世武姜克成等臣卽送空名告身使之傳給以勸其後今聞黃璨以不告於己而擅自來報以得賞職爲非皆爲漫杖順乞等退縮不出而欲來者還止云璨之處置乖剌如此不

勝怔歎臣又有所慮不敢不達觀此事勢賊雖平復
難在時月之內而遠近諸處弓箭蕩然此處則收合
江邊遺在者雖時未乏絶而有難繼之憂至如黃海
江原咸鏡道則兵民皆持空拳何事可為臣初到此
聞寧邊有箭竹散失之餘只有三百餘部令評事李
尚哲督造長片箭又逢全羅道體察使鄭澈之行相
議俾於到界之初即載送箭竹猶恐其稽緩又行移
于金信元令發三縣之船數隻往忠清道海島箭竹
所産處刈取滿載以來此乃急切之務措備不可不
急者自 朝廷別遣一人登時取來分送諸邑多造

數萬餘部散于各道以爲禦賊之用尤爲便益

馳啓見沈遊擊論事狀

沈遊擊昨日夕時自嘉山來宿于此今早發向肅川臣預送軍官問安于中路到館後卽親詣候之則答以多謝且云路中只着行衣不便相見臣令譯官賈通曰我以國命檢勅一路糧餉老爺無乃有分付之事乎答云雖行衣未安相見無妨臣入行禮後遊擊令設交椅自移其椅來就臣所坐幾於接膝云吾武人不閑禮貌勿咎因辟左右細問軍兵幾何糧料儲備幾何臣答以軍兵有管領之員非所管然大槩則

可知遂言順安及三縣暨李鎰軍數又言諸道處處起軍勦賊之事糧料則粗備萬餘兵十餘日之糧今秋穀已熟方百計措辦答曰此處之軍恇怯善走吾當往彼親見其可用與否臣對以向來　天兵亦非不足而適天雨失利今若　天兵更出則蕩平非難此小邦日夜之望不然遲緩時日賊若集諸道之散出者合勢西來則恐有難支之患遊擊曰前日將官之罪不可勝言臣曰乃天時不齊而然非將官之罪遊擊曰既誤軍機且誑言朝鮮與倭同反安有如此之事乎其將二人皆當死臣答曰小邦之事天日在

上不須多說蒙老爺軫念如此不勝感激此外所說
煩多而不能盡達同來譯官言遊擊來時小駐控江
亭有一擺撥兒自順安來遊擊問我軍形止其人對
云以朝鮮兵力無平賊之望其屯住順安不爲退北
者亦爲多幸云云大槩我軍今日之勢極爲孤弱每
日惟向釜山院往來而已更無他策賊安居飽食以
逸待勞寧有自退之理乎臣日夜憂悶不知所出適
湖城監之軍自遠來到頗慰軍情與之犄角稍可濟
急而湖城監以肅拜事留軍三和獨向 行在朝廷
急速發還使統其軍前進平壤之賊專備西北不備

東南在我不無可乘之便而近日我軍每出一道不
爲設奇作進作退終無望於挫其大勢極爲可慮其
他糧料等事隨勢措置從後馳 啓計料但賊兵未
退警報相續郡縣人民皆無固志事事渙散難集尤
爲憂悶

沈遊擊過去後有 旨祗受狀

沈遊擊過去緣由臣已爲狀啓未及發送伏承具宬
齎來有 旨具審 下諭之意今日馳還肅川與都
元帥金命元相議處置計料兵無多寡精鍊則可用
戰無常勢乘機則可勝我兵與賊相持已五月餘兵

猶未鍊機又屢失至於器械諸具一皆未備今日之事寒心者非一欵惟坐而待亾孰與伐之故邇來將士頗願一戰而唐將之來適當此時處置之間妨碍牽制恐不得自由極爲悶慮

馳 啓沈遊擊馮相公所言狀

譯官秦孝男言內沈遊擊到釜山院與倭通事張大膳相話後到順安語孝男曰倭將欲與 國王相見後講和之事張通事言之此則決不可爲也孝男曰老爺之言正當正當且老爺八城賊若攔住老爺使我國兵馬不得下手 天兵亦不進攻則何以處之

遊擊曰我奉 朝廷之命入去虎穴死生有命且
天朝豈以我一身之故不加兵乎遊擊且招馮謝兩
相公問曰我入城後賊將以欲見 國王講和爲辭
則將何以答之馮公默然良久曰朝鮮雖臣伏於
天朝而彼國各有君臣此事我豈敢開口乎且雖開
口朝鮮君臣其肯來見爾乎此則爾以難事爲辭實
不欲與 天朝講和也以此答之何難云臣聞此言
不勝驚駭要見謝相公語及此事謝曰遊擊入城當
以彼國各有君臣我豈得主張且爾欲見 國王做
甚麽等語折之臣以進兵勦滅之外更無他策之意

反覆陳說謝曰 天朝豈有與賊講和之理各處兵馬調發之際自致遲緩今當來矣勿疑勿疑云云二十五日沈遊擊拜見時欲反覆開陳而遊擊只說數句話更不相接逐日乘昏要見而遊擊不肯相見至爲悶鬱當日午時遊擊欲入平壤云矣

乞 東宮移駐江華以通南方形勢狀 壬辰

見本集

有 旨祗受後馳報賊情及北道賊勢狀 壬辰

八月

本月十一日都承旨成貼有 旨書狀 天兵近當

要爲前進非但接應事重亦慮粗定之人心要或搖動
卿其姑留鎮定要加措置事有　旨臣到嘉山祗受
臣留此一二日撿勑定州以北接應之事欲還向安
州臣受　命措備糧餉他餘利害非臣所管而憂慮
之極未免妄陳所懷卽今賊勢猖獗益甚本道之事
十分危迫平壤之賊旣無退歸之期而我軍敢戰之
士死亡日多至於三縣乃一道根本軍糧所資且通
於黃海京畿及下三道者皆由此路若三縣不保則
順安雖有十萬之師而不可仍駐賊之散漫西出者
將不可禦矣側聞三縣之軍前後死傷者不知其數

僵屍如麻民心震懼而昨日有鳳山校生姜遇獵見
臣于安州言賊兵自他處更聚于黃州者其數甚多
云不無合勢之憂十六日之戰我軍進迫平壤而賊
兵之數多於前日云且傳者言大同江賊新造船隻
頗多纔聞我軍將進必招集醜類于遠近爲添兵拒
戰之計萬一分道幷出乘我困怠直擣空虛則將何
以支吾其爲寒心不可勝言今日之勢平壤未復則
中興之望邈無其期矣加以各處軍器蕩然當初艱
運江邊弓箭輸到於順安肅川者亦多而數番之戰
幾盡散射安州留在長片箭只各一千餘部又漸[illegible]

去將不日匱竭更何以繼之耶此皆切迫之憂矣唐
兵雖有先聲而尚不前來往來擺撥兒者臣觀其氣
色多有畏怯縮忸之狀沿途徐行到處遲滯凡兵以
[illegible][illegible]以勢勝若此者殊甚可慮大槩近日遠近民心
[illegible]皆將士用命所患者無一將才極爲痛悶軍糧則
日[illegible]之數外知委各官使之漸收秋租而今年道內
各邑貢物及內需司各司奴婢身貢皆令作米稍減
其數使公私兩便庶幾軍儲不竭并令該司早爲量
處北道體探僧人覺慧等又以高原郡守邊潤牒呈
及定平人無應國等五人永興貢生李汝諒等文狀

來到因言其道之事云高原郡守邊潤隱匿郡地賊
尋來圍抱潤僅以身免有一民以木弓射賊三人即
死餘賊叩頭求哀之際又欲射之而弓折賊因突進
搜索山中避亂之人盡皆屠戮死者千數其他處處
男女枕籍而死者不知其數賊分處設伏見人輒殺
人民皆隱避溪谷不能出野餓死者亦多其遺民逢
此僧見公文無不涕泣皆言苦待官軍來活我輩云
而民之壯健者雖往往欲射賊而無一人持弓矢者
討無所出云又言賊兵已到鏡城爲北兵使所敗
王子時住會寧事村民傳說而未能知其虛實矣

馳啓沈遊擊行止及糧穀分付狀 九月二日在安州

沈遊擊近日在順安與倭相見問答之事都元帥狀啓必已詳盡矣當初遊擊到此所言則欲往劄於肅川安州之間今見先文直指義順未知何故大槩遊擊之意似出於講解息兵之計夷狄無信兇狡萬端苟其兵勢未挫豈能以片言單辭戢其凶鋒況我軍疲頓單弱日望 天兵之來救而遷延時月屢退師期前頭之事極爲寒心 朝廷急速淩息善處俾無緩不及事之悔一路支待糧餉則前日措置之數外

移文各官使之隨便稍稍收合秋租各儲本官而咸從縣民則自願納米以補軍需其數至於二百石臣即給空名告身以勸其餘而惟賊兵未退人無固志故公私蓄積未得從意經理安州江船所載諸處運米未能收入官庫泊在江面許多格軍等離家累月乞糧度日呼訴不已極爲難處今見黃海道觀察使柳永慶牒報內忠淸道田稅米二千二百四十九石黃豆四千九十八石分載二十船來到康翎地唐兵出來之數未能的知幾石留置本道幾石送于平安道事牒呈唐兵出來日期軍數多寡時未得知而黃

海沿海賊倭出沒無常萬一留泊淺浦未易運船之
際賊兵來泊則亦恐有意外闕失之虞幷令該司參
商事勢急速區處或分半留泊于遠賊之處分半輸
到于 行朝似爲便當

馳報沈遊擊與倭問答狀

見本集

呈稟沈遊擊指意後分付各陣狀 壬辰九月

昨日 天將釜山院去來之由當日曉馳 啓後平
明時進去遊擊下處問安仍呈小書書中大略以老
爺約定地界寬立五十日之限者無非虛設故緩行

計之地而悶迫之情亦未免有所疑焉自今五十日乃十一月二十日對壘殘卒能堪露處而逃竄之民亦免凍死乎凶狡之賊爲謀百出刈草之外兼刈禾穀其可束手坐視而已耶論以焚蕩之例雖在界內提兵馳逐何如謀聚散在之賊合勢于城中則凶鋒所措不可不策應若至斬殺亦加違約之責乎此等曲折十分商量便賜一言之復仍幷令叅孝男詳細措辭而臣則先出戰所以待本府人民等又如昨日入府時遮道號訴則遊擊似爲愍惻以言慰諭而過及到臣所在處馳去不入只遣孝男回答曰今日當

到嘉山行帐路遠玆負厚意所示曲折足知懇迫之
情俺之處此更無他意五十日之限已定難動其間
若無大段之事雖刈禾穀不必强爲捕斬而知己知
彼乃兵家上策如有可乘之機力或有餘則雖致大
捷有何不可俺計已在掃蕩云云之意係無可疑惟
在量勢毋或時刻忘戰俺還當在二十一二日間云
當初措意固已如此而傍觀之人未及詳知或疑其
見賣於講和彼此相疑矣今聞此言尤有所據可破
遠近之疑慮設使不卽來援無碍在我之進退卽將
此意移文于戰所及左右防禦使處使之更與相議

量界進陣以試賊情且俟其便而黃海京畿等道則
已於李德淳之還别爲密關使之遍諭諸將毋撓於
講和之言益勵勤王之志各自奮勇次第前進事丁
寧分付以送矣

馳 啓賊形勢狀

唐兵出來時無定報傳聞二十日間或晦間出來擺
撥兒數十名以探候賊形事方在順安往來報變賊
倭近日連出平壤城外四散搶掠見我軍來輒奔避
八城其氣頓衰而黃州中和之賊亦聞盡捲還歸雖
其賊謀難測而大槩似欲還尋歸路若能處處設伏

邀遮勦捕則中興之期似亦不遠

請差出朝臣一人勾管江華糧穀狀 壬辰九月

臣前因朴忠侃聞忠淸等處田稅米豆七千餘石留泊江華忠侃來時言于掌令鄭姬藩使之看護臣今到肅川適姬藩自江華來到言其船尚在江華不以軍糧若無勾當管攝之人恐或有閪失飄散之憂臣聞宰相朝官時方留在江華者甚多而前頭調度之任亦甚關重 朝廷別差一人急急 下諭使之管理且以措置糧餉之事允爲便益

請收學田寺位海澤田稅以補軍餉且多造

火車以備戰用狀 壬辰九月十四日

臣觀今日之勢一向危迫所恃者惟唐兵而唐兵之來又無期限看其唐將處置未必不出於講解之計狡猾倭奴非可以約誓戢其凶鋒且天時已寒士卒暴露凍餒銳氣先衰萬一賊聚類西下事極寒心朝廷請兵之後及沈遊擊渡江後未知消息如何日夜憂慮糧餉則前日所備粗可以支給萬兵若三四萬出來則亦不可以此繼餉似當別㨾措置更備二三萬兵之食然後可無匱乏之憂而郡邑倉庫一㨾蕩竭無計推移道內學田書院諸寺位田及諸宮折

受海澤田等今年姑令各官推尋收入可得數千餘石可補一隅之用亦令該司急速商量施行且兵家之要莫先於精利器械我國惟恃弓矢數百步之外不能禦鐵丸數步之內不能敵短兵以故動輒敗北其勢然也近日唐將往來時亦言我軍全無器械爲之惟歎云其實我國非無器械特有之而不用耳臣竊觀火車之制極爲便利誠制勝之妙器而安州所在只二十兩寧邊則但二兩而古制頗不適宜臣略加增損修繕運轉甚易每車載勝字銃筒十五箇試令合放則亂丸如雨聲振山野所當之處人不得立

若加造百餘兩四面排陣間以射手徐行直進則賊兵雖多似難來犯此意臣已通於都元帥巡察使其意亦欲用之故臣時方聚會匠人修造而但車數不足聞義州所儲火車其數最多急時收出一依新樣造作勝字銃筩如不足則以宙具字皮翎箭相間編之亦可用也臣聞有蘇忠漢者頗解此術而時在義州又火炮匠金繼守等以京破陣軍亦在義州云急速發送軍前以備戰用允爲便益臣職事之外不當瀆陳而事係悶迫敢此妄發惶恐無地

馳 啓驛路之弊且請修葺山城以爲保守

狀 壬辰九月十四日

臣於一路之事雖非職掌而利害所關不得不達近日各驛凋弊已甚事變以後尤極板蕩驛卒幾盡逃亾驛馬之時存者每驛多不過數匹而一應邊報及將士往來進上使命聯絡晝夜不絶鞭捶督責人不堪命至於朝士之避亂出入亦必依托公行無不乘馹責出驛騎不足則加以刷馬越站馳驅動經時日或因若己物累日不還今則驛路日益蕩敗無路支持雖有緊急聲息將不得趂時傳報極爲寒心常時畿甸一路必遇凶歉 朝廷亦爲軫慮區處一禁乘

馹以蘇驛路今八方之役俱聚於一路而事勢緊急百倍於凶歉令該司急速處置臣嘗觀東國史凡有兵亂必修葺山城聚民入保積粟其中以爲據守之計故雖寇賊充斥而一道之中尚多完全之邑近日則全不致意於此等事雖有天險之地皆棄而不守盡以倉穀軍器與賊而民皆奔竄山谷束手被其屠戮良可於悒今平壤之賊近在一二息之外而各官方督捧秋糴脫有意外之虞又將有賫盜之患竊聞道內山城如求柔龍岡慈山皆險絶可守而安州以北各官如郭山龜城等處皆有山城若令其邑還上

姑捧於山城以存遠慮有急則率民入保亦爲便宜
幷令朝廷商量急急區處不特此道如黃海道瑞興
等地及他道可守處一體知委施行實爲今日之急
務

請修葺山城淸野入保且移置海邊列邑之
穀於宣川木彌島以備不虞狀 壬辰九月

臣前於狀 啓略達山城之事蓋出於不得已蓋賊
兵千里遠來已經半年豈能自爲齎糧其實皆因糧
於我耳設使平壤無積粟雖有百丈之城賊安得以
堅據乎今賊兵久不出自秋凌始有合類西下之狀

安知其兇計又欲待我秋穀已收公私蓄積粗實然
後更爲鼓行之謀乎兵家禦賊之策必以清野爲上
而我國不知出此傳聞京畿等地滿野禾穀盡輸於
賊處處皆然而平壤四面數十里內已熟之穀皆未
收穫賊逐日掠取者不知其幾肆意滿載而去設使
村民離散不時收入而軍民猶可設伏於賊路合力
刈取則其爲齎盜不至如是之甚誠可痛惜然此猶
其小小者耳各官距平壤至近之地如順安肅川及
三縣安州以北時方督捧還上稍稍皆入於官庫而
求其捍禦保守之具則無一處可恃萬一不幸而又

有意外之變如前日之爲則是使賊氣愈飽而長驅之勢更不可止極爲寒心臣之愚意急擇道內山城堅固處聚本邑及近邑之穀與其入民別定驍將爲堅守之計其無城子處亦當移穀近海或於海島可藏處姑作假庫儲穀而臨時取用旣備不虞之患且困賊勢此今日至急之務也臣聞宣川木彌島距陸不甚遠島內廣濶且有山寺云若使此島在南方則當設鎭守之而特西方不備海道故但爲牧場如海邊各處之穀亦當移置此處有急則使民入保賊退則以舟輸出可以兩便竊念今日事勢危迫如此苟

有一端可行之策皆當急急行之不可以事勢已急
而莫爲之所故不憚煩複至於屢瀆惶恐無地

馳啓糧餉措置狀 九月

唐兵出來日期時未的知一路支待糧餉定州安州
輸運措備米豆及其餘郡邑僅備萬餘兵馬一二日
之糧脫或 天兵數萬多數出來則必有不足之憂
但今秋穀方熟零碎收合似不至於難繼平壤之賊
必須速爲蕩平然後黃海以南可以鼓行驅逐傳聞
賊兵太半還歸黃州等地亦無留兵云而但近日倭
賊於順安近處永柔等境日日焚蕩閭閻賊謀難測

殊甚可憂然此賊孤軍深入已經累月散出摽掠其
氣亦老苟能糾率軍兵隨處設伏乘機抄擊其勢自
衰而各處將帥守令一向畏縮不敢向前尚使殘冦
肆毒生靈塗地誠可痛心今秋風漸高弓力方勁馬
足亦健日望　天兵之來以見蕩平之期
條陳四方彩止處置失宜狀十月
天未悔禍賊勢猶熾臣誠痛心近日因往來之言時
聞四方彩止其間人謀不臧處置失宜者亦多有之
不得不達伏望留神焉
一曰聚兵自衛之弊昔唐時監軍悉聚軍中精勇

之士名爲牙兵臨陣不戰而軍敗則先遁河朔
終以不振今聞京畿等處巡察使及守令等盡
聚道內精軍自隨其身或令分衛家屬平時出
入各官貽弊多端而避賊潛行未嘗一戰纔聞
賊報不問多少輒棄軍先遁如廣州水原加平
高陽等地之民初猶團結設伏捕賊而今則盡
皆散赴各處不能禦賊官舍閭閻次第殘破誠
可痛心今宜下書警策毋使更踵前失且京畿
一道諸將之中惟楊州牧使高彥伯稍可倚仗
自楊州永平加平抱川之軍皆使彥伯統之俾

令督捕京城以東之賊又令全羅兵及兩湖義兵糾合高陽交河等處之兵勦捕京城以西之賊以成犄角之勢又使果川廣州金浦通津仁川富平南陽水原等邑之軍統於一將皆各精抄射手各於其地分屯設伏嚴加瞭望賊至則互相通報登時勦擊且以遮遏南面使不得南下仍使忠清全羅道爲繼援若是則京城之賊其勢日縮而恢復之形已成矣且江原一道山林險阻樹木濛昧往往有百二之險道內雖云軍丁鮮少而山谷之間以射獵爲生名爲山尺

者甚多苟能以重賞購之授以方略哨探賊兵
去來處處要擊射殺則賊必歛縮不敢恣意橫
行而今乃畏避先逃如恐不及使之如路無人
之地亦以此意下書于監司施行民間如有殺
賊者其所得財物悉以與之官不得推入不得
奪則人人必力於殺賊矣
一修築山城督民入保此最爲急務近日遠近避
亂之人率皆奔竄山谷無所棲泊糜粉冦手者
日以千萬數安有如此慘痛之事乎若使之入
據山城而聚軍守之則賊兵雖散漫四出而人

情有所憑恃不至崩潰且一道之中多有完城
賊來則據險力戰賊退則乘勢追躡賊必不敢
肆意攻剽矣蓋自東萊釜山陷城之後人以守
城爲必死之道莫肯守之故賊知路無人之地
今則全州延安皆以據守得全故人頗知守城
之利若乘此際有所區處則人必信從而事可
有濟矣況秋候日寒而賊兵未退林藪木落之
後何處藏避宜令該司急速知委擧行以救萬
一

一今日八道之中尤甚板蕩處北道江原京畿黃

海道而京畿黃海道則猶有倡義討賊之人至
於北道江原道則民心敗毀幾不知有國極爲
駭愕今宜急急收拾大抵江原道山林最爲深
險往往人所不能通行道內軍卒雖少而山谷
之間擊殺猛獸名爲山尺者其類甚多若處處
購募設伏於要害隨見輒射則賊必不敢近境
而監司守令只以遇賊奔避爲心一不規畫使
之崩潰令北道江原道全爲賊藪而與京畿之
賊連勢且與慶尚道海邊只隔一嶺若諸處皆
無追捕之人則一朴晉雖在慶尚道其能禦之

乎如不能禦則八方無地爲我國矣事之危迫
至於如此可爲痛心北道則賊勢彌漫固不可
趂時收取江原京畿道之事所當及時區處臣
請言京畿形勢自楊州積城抱川永平加平等
邑之軍統於一將遮蔽京城以東江華喬桐高
陽交河長湍坡州等邑之軍統於一將遮遏京
城以西廣州果川衿川安山水原南陽等邑之
軍又統於一將遮遏南方三面合勢約束相通
號令歸一氣勢聯絡且與諸處義兵同心戮力
以圖濟事臣觀今日京畿諸將中惟高彥伯最

爲可任東邊之軍一委於彥伯其在西南之將

亦惟 朝廷所擇耳如是然後江原道之軍與

京畿東道之軍合勢崔遠金千鎰之軍與西道

之軍合勢忠淸道軍及義兵洪季男等軍與廣

州等邑之軍合勢三面犄角相機進取先拔精

軍分道出奇散出之賊次第勦盡則賊之在城

中者氣勢日縮而京城我民必有內應相圖者

矣京畿巡察使權徵處事非當人情憤鬱 朝

廷更寄以巡察之任徵不思討賊專收道內丁

壯稱爲牙兵軍官自衛其身及其家屬賊退則

出八官邑責辦厨傳以爲民弊賊至則數十里
之外散軍逃去且如高彥伯等雖欲盡力捕賊
而不肯分與精勇至於委邊彥琇以大軍而廣
州陷没委趙儆以衆兵而加平失守臣不知國
家今日之勢能堪幾敗耶　朝廷所以激發人
心有勸有懲者全在賞罰平時尚然况於危難
乎如黃海前監司趙仁得自臨津失守以後在
相望之地未嘗遣一卒勤王且以海州爲金城
鐵關乘船逃避於賊兵未至之前而旣遞監司
而旋爲巡察海州牧使李泰亨棄城逃走留軍

危地離陣獨宿使康翎瓮津之民血肉狼籍罪狀如此而猶保官爵四方聞之有以議 朝廷賞罰之無章臣甚惜焉此等事臣本不敢妄言但國事危迫如此而臣冒居大臣之後既知利害所關不得不達惶恐無已江原監司姜紳亦非統禦之才亦當以他人改差

一賊兵屯據京城已久民情狃安且迫於飢饉太半入處幾與相忘極爲寒心然賊敗去之時則必盡爲芟刈以泄其毒假使不爲芟刈而亦必虜掠卷去百工伎藝擧爲倭人如火炮水戰弓

失等事無不教之其爲後日之憂庸有紀乎此亦急設方略諭以禍福使之登時自拔而出以免兇亾且有心於內應者亦當以優賞勸之以動其心此亦今日之最急者也

一各道將官不可不省蓋將官太多而號令雜出守令人民莫適所從徒爲貽弊無益於事今宜急省其不能者如名募官等亦徒爲紛紛其無顯效者姑且罷遣爲當

一當今急務惟在激勵人心使之興起如公私賤之捕殺賊倭者皆卽許免賤不可吝惜以失人

心古語云重賞之下必有死士且聞江原道等處凡民射殺賊倭所奪之物皆以平時賊贓爲例本官報監司置簿推尋若失之則或以民間牛馬充納而監司認爲己物私與所知之人民皆怨苦莫肯以射賊爲心云其爲無謂甚矣今宜廣加知委凡捕賊而所得之物悉與其人官不得推入不得奪則村民皆知殺賊之利處處蜂起而賊勢必衰矣

一今日之所恃者人心古人以單醪感士楚王撫慰戰士三軍如挾纊蓋怨不在大惠不在小所

貴推赤心置人腹而已今凡在戰陣之士當加
撫恤兩南軍義兵之在江華及他處者因往來
之使別以 敎旨宣慰以慰其勞訪問村落間
私自捕賊之人令所在官吏一一具錄 啓聞
而施賞使有激勵之心
一近日賊兵漸加其實我民投入者太半傳聞錦
山之戰賊陣射矢如雨此皆我民耳極爲可駭
蓋賊獲我民之壯健者皆卽削髮變爲倭形而
驅使故民往往雖欲逃出畏見殺於官軍甘心
附賊以助其勢誠可痛也今宜別爲事目處處

張榜知委如自賊中來投者毋得斬殺使之各還其居其有能殺賊或以賊情來告者厚加賞賜以廣歸順之路

一倭奴短於水戰而當初淺慮之人妄言水戰非便使賊任意登陸入謀不臧亦天之爲尚何言哉今全羅道舟師甚盛而慶尚道則蕩敗幾盡明年備患亦是數月間事耳此賊雖幸而得勝而慶尚舟船若不登時措置明年與今年等耳臣意當此 國家危急之際所當不計他事專力爲防備如以下三道奴婢身貢及他所出之

物盡爲軍備預爲知委于當事之臣於春冬之
間隨其賊退之處造得板屋戰船百餘隻且以
善於水戰者爲水使又以常時慶尚道倭料米
價布盡餉戰士待變於海口然後可以有濟今
內賊未退固難議此然凡事不預則不立受任
方面之臣不可以不知也

徵說錄卷之七

懲毖錄卷之八

辰巳錄

條陳討賊機務狀 壬辰十月

今日事勢日向危迫在我束手無策只望 天兵之來救萬一 天兵不時來到而賊勢猖獗則將何以待之況天時已寒糧穀將盡四方奔竄山谷之民日就屠戮幾無孑遺誠可哀痛臣竊觀倭奴非眞有必不可敵之勢只是我國將帥之人士卒恇怯臨陣不能力戰望風先遁以至於此耳臣謹以鄙見條列事宜于後

我國之長技一弓矢而已然弓矢可用於數十
步間而鐵丸則數百步之外中必穿透固不相
敵至於短兵相接則我軍尤不能支奔潰不暇
何以得勝近日唐將往來見我軍全無器械未
嘗不惟歎以急備器械諄諄告戒而我軍計不
知所出空手待賊誠可寒心臣竊觀火車之制
極爲便利誠制勝之妙器而自變生以來一未
用之良可恨惜臣於安州寧邊按出二十二兩
而制度不便處略加增損修繕每車載勝字銃
筩十五介若依此造作百餘兩四面結陣間以

射手接部徐進高低左右一視賊兵之所向而
一時俱發如風雨驟至賊兵雖千萬不敢當前
射手亦依車自蔽以避鐵丸大勝於防牌請義
州等處所儲火車急[illegible]出一依安州新樣修
補勝字銃筩如不足則以宇字宙字筩代之命
軍官押領送于軍前以備戰用
一賊兵屯據京城已久人情狃安太半入處幾與
相忘極爲寒心臣竊念京畿恢復之勢當自三
面蓋楊州積城抱川永平加平陽根等邑之軍
當統於一將指授方略蔽遮京城以東江華喬

桐交河高陽等邑之軍又統於一將以捕京城以西散出之賊廣州果川衿川水原楊川龍仁安城等邑之軍又當統於一將遮遏南方以擊南下之賊然後江原之軍與楊州等邑之軍合勢忠淸之軍與廣州以南之軍合勢江華喬桐之軍則與全羅兵及義兵合凡有動止互相報知氣勢聯絡約束相通則進可以掃蕩京寇退可以式遏摽掠軍聲自倍而無渙散孤弱之患矣臣近因往來之人聞楊州牧使高彦伯頗有膽畧善於其任此人可當一面其餘在 朝廷

所擇耳且諸道既有巡察使又有監司又有召募等官號令不一莫適所主列邑疲於供頓人心益離其間或有多聚道內勇士潛居山谷自衛其身及其家屬貽弊郡邑賊至則望風先遁散遣軍卒既散之後又復徵聚以此前日鄉里團結捕賊之人亦皆離散云此極爲今日之大憂惟望 朝廷申勑明示賞罰使有懲戒且凡所差除務在得人而號令出一然後庶可有爲矣如黃海道亦有監司巡察使招討使召募等官此亦當省其不急者如海州牧使李泰亨棄

城恣師浮遊海上而罰不及身人情憤惋恐無
以整肅軍令
乞速行軍賞以慰將士之心且平壤判官李應
獬仍任狀 壬辰十月二日
臣令從事官辛慶晉往視左防禦使金應瑞結陣處
及列邑諸陣撫慰軍情各處軍士皆言前日累次接
戰時軍功等第都元帥已爲狀 啓而未知發落至
有列狀呈訴者許多軍功磨鍊非造次間事該司必
應次第施行而軍情如此不無憫然苦待之意 朝
廷各別從速施行以示賞不踰時之意以勸士心前

平壤判官李應獬以罪白衣從軍領率一陣其後累有軍功頗有力戰之名退北之時獨留捍後軍卒多因此全活前月間有平壤府民等來訴於臣請以應獬爲其府判官以察軍務其時被罪未久且未知應獬之爲人不敢輕易狀 啓今則民情如此而所立之效亦頗可紀從民願施行似或無妨而事係 恩典只以所聞陳達

馳 啓分付諸將乘機邀截事及往探唐兵消息請輸送軍器狀 壬辰十月九日

臣前此固疑限日將迫則賊必多合醜類以爲逞凶

之計卽見黃海防禦使金敬老馳報十五日倭賊多數入鳳山有向西之狀云當初沈遊擊定限五十日若從九月初一日計之則今只隔十一日假使 天兵果到於限內而賊衆已多則勦滅似難而況至今邈然往來唐人人人異說不可憑信自古遠慮者少姑息者多 中國豈無論議異同而爲之掣肘者乎今日之勢極爲可慮適巡察使李元翼以議事來安州臣與之相議卽通報於防禦使李薲及祥原中和守令黃海左右道防禦使使邀截賊來路或於大同江渡涉之際乘其半渡尾擊其後或蹙諸江中又令舟

師將金億秋從水路哨探大同門外乘機協擊俱賊勢若近則諸將之散在者恐難趁時邀擊五十日後賊兵旣多而聲言失信擧衆西下則其利鈍恐難預期且臣之所慮者自賊入我境全資我國糧餉今因調度 天兵收括諸邑之穀積置一路而在野未穀皆未收入脫有意外之憂將何收拾大抵此賊若於今冬未及蕩平則明春財力益竭軍卒疲頓恐無恢復之期臣未嘗不摧心拊膺繼以泣血謹遣臣軍官一人馳候唐兵消息 朝廷急速探知出來遲速密諭軍中使之毋失策應之機且矢盡一事尤爲今日

切迫之憂前此臣 啓請別遣一人取竹于下三道未知已到與否令該司急速措置出送震天雷最關於戰用而諸邑所儲皆失其制度且無碗口不可用之義州及麟山等鎭所藏十餘量幷碗口不分晝夜出送火藥亦依數輸到

京城之賊添到平壤狀 壬辰十月十九日

左防禦使李鎰馳報內前月日接戰時被擄逃還人彥陽等供稱城中留賊有大旗之陣七無旗之陣十九向者暑雨之夕一陣又自京來幷前大旗之陣八矣無旗之陣則軍數多不過五十或僅二十餘名大旗

陣則必不下三四百多者不可勝計而陣各有旗四十竿云昨夜黃海道遂安人持 啓本者過此言黃海一路安城龍泉等處自京下來之賊近日多數充滿有向西之狀云臣前者自順安粗陳賊勢請急探唐兵遲速密報軍中當初沈將定限五十日若從九月初一日計之則今只隔一日假使 天兵果到於限內而賊衆已多則其勦滅似當費力況至今邈然往來唐人人人異說不可憑信自古遠慮者必姑息者多 中國亦豈無論議異同而爲之掣肘者乎卽沈惟敬之志未知必行與否五十日之後賊以爲失

信而擧衆西來則其誰止之唐兵雖來恐亦已晩且賊自入我境全資我國糧餉今因調度　天兵預收民間之穀皆積於一路脫有意外之憂將何收拾臣私憂過計無任悶迫莫知所爲弓箭臣累次狀　啓至於請輸下三道箭竹今則諸處各陣擧皆垂乏僅存數百餘部不足以備一日之用雖有百萬兵拱手而無爲事益危急　朝廷凡事急急區處使無難追之悔

天兵進取平壤分道便宜狀 壬辰十月

調度使尹承勳牒呈內云云備邊司分路關字臣亦

未聞知據此參詳唐兵若果分路以取平壤當自安
州肅川達於慈山江東以出於大同江之東而大軍
直趨順安可成犄角之勢若价川寧邊順川殷山成
川三登則果為迂道非行軍所經道內各邑倉穀時
方艱難輸運於直路所餘無幾价川以東自初專餉
防禦使李鎰軍及順安之軍連續輸運尤甚蕩敗不
成模樣今於倉卒之際遽欲辦出勢所難及 朝廷
更加詳審指揮大抵冬節已迫唐兵出來日期斯速
聞見急急密諭使得措置凡事而前日狀 啓馬豆
一日分給升數亦登時報稟于唐將幷為知委使得

遵行進兵道路畫成一圖輸送備邊司以備參考

乞措置海島狀

安州請遣助防將狀

幷見本集

黃海道一路軍糧措備狀 壬辰十月

天兵糧餉支待之事本道則時方措辦平壤以南黃海京畿則各官無處完保民力亦皆蕩竭萬一此道賊退之後諸軍鱗次過大同江而南則許多軍糧更無辦出之勢必誤大事極爲悶慮事須預立可無臨時之患臣已曾通關於黃海道觀察使巡邊使處令

各官所收軍糧分置於道內山城與瑞興與文化堅固之處且儲且守以擬軍興之用但聞江華軍糧自忠清道載來者六千餘石而朴忠傒罷去後掌令鄭姬藩留彼句當今則姬藩又爲入來已向 行在許多軍糧無人管領恐有虛疎漂失之弊 朝廷別爲急急處置或令江華留在朝臣之有心計者一人專掌次知措置轉輸之事使無調度窘竭之憂允爲便當

馳 啓糧餉措置事宜及請唐兵糧料減省且定朝臣一人以管支給之任調度使洪宗祿在處其代差送狀

調度使白惟咸賚來事目即時知委各官前日咸從之民自願收合白米二百石以補軍需臣即給首倡者四五名告身其餘使本官雜役完護今白惟咸沿途曉諭富民使之納穀免賤免役其數合五百餘石其他諸條時方措置而惟是今年海邊之邑往往僅免凶歉而山邑則全數失農許多征役之需旣不取辦於民今又還上田稅之外其他[illegible]備皆以米穀督納民力愈不能支極爲憂慮先爲知委觀勢量宜計料前日唐兵料米每人日給三升馬豆則一斗其數太多尤不能辦今日晷已短一人一日之食只給二升

未爲不足而馬豆亦減半給生豆五升則可爲熟豆
一斗如此支計逐日餘剩自可推移此意於義州發
行之時令解事譯官詳告於唐將預定䂓式通知一
路使之一體施行則允爲便益臣通計道內各邑倉
穀之數雖竭力措辦而若至於六七萬兵則誠有難
支之患竊見沈遊擊　中朝報稟文字有羔米及朝
鮮大米參給之語謄書文字不能詳細雖未知何語
然其大意似是憂我國糧餉之難繼欲以中原米食
等物相補支給此等辭緣并爲預先明白稟達使無
臨時狼狽之患唐兵出來時句當糧料計口散給之

任亦爲重大萬一不能詳察不無處處疊受之弊
朝建各別擇出有心計官員使幹其任聞調度使洪
宗祿遣毋悉其代亦當急急差出與白惟咸分道措
置可無遲緩之弊晴川大定兩江浮橋若値天氣漸
寒江水成氷潮漲流澌亦難依舊結泊此意亦不可
不使唐將知之并令該司詳議處置

往視順安軍還到示來馳 啓狀

見本集

沈遊擊過去辭緣及分付諸陣將爲進勦大兵
出來與否速爲探問指揮狀

昨日沈遊擊自林畔來宿定州今日向安州臣仍進
去問安云聞老爺之行將到且聞大兵不遠亦來欲
點檢一路芻糧且欲迎候老爺來此云則答云兵馬
近將出來一路芻糧須多備閣老雖不得親去點檢
別遣管下之員點檢云而不爲相見臣又令通事告
之曰小邦人民渴望老爺之來久矣糧草當盡力措
辦豈敢怠慢但老爺凡百之事明白分付軍馬之數
及來到日期須詳示之遊擊答云馬草必須三百萬
束可給俺同行徐相公當隨後來到專爲點視糧草
願令此處官員眼同點檢云臣卽移文于調度使白

惟咸使之進去良策等處若果徐相公稱號入來到
即便同爲點閱以副其言臣之愚昧固難察微知著
然自前每疑唐將處置有不可知今見沈遊擊舉措
亦甚可疑大抵自古救人與望報於人其情不同
中國之欲討倭賊不過爲中國求息兵而已豈諒其
悶迫如此乎臣近觀各陣將士皆有一戰之心且以
冬節向盡事勢益蹙不可等待遷延故約束將士整
理器械爲進取之計已分遣精卒勦擊於大同越邊
且聞平壤之賊夏間所入室廬盡撤牆壁今則以糖
黍藁草編排障遮正好火攻數日前巡察使李元翼

親巡三縣諸陣約誓將士而迴矣今又沈遊擊將又八城中若累日遷延而其間事變或出於意慮之外則將士之心未必不怠軍機重事亦不無漏泄之患不勝憂慮伏聞禮曹判書尹根壽已爲出來大兵出來與否亦必親見可知 朝廷以此等悶迫不容遷延辭緣明白說與主管唐將如宋侍郎之類聽其凌語速有指揮毋令益失機會且前頭之事庶有稅駕之所

論報賊勢狀壬辰十一月

臣前者聞賊將有添兵之報卽發遣臣軍官金善義

於黃海道傳通巡察使及防禦使等處使之與左防
禦使合兵邀截且急通於江華乘賊下來以舟師橫
截津渡以止其西下之勢且又通於防禦使李鎰使
之糾合諸陣之兵乘機勦擊且聞大同江等處賊兵
無備往來自如又令金億秋率舟師乘夜直上焚毁
賊船且以神機箭火炮等多數發射衝火於大同門
而預令一人潛布菱鐵於門外乘其亂出之際從船
上亂射各處諸將憚於賊衆皆按甲不前使賊千里
橫行一無呵禁坐令平壤兇徒多聚前頭之事極爲
可憂平壤地形西北險固而東南平易舟師一事固

當草施掩其不意可以有功而當初遲疑不進久失機會十八日始爲進去而無及於已聚之賊更違節制徒令賊兵覺知而必無所獲只以數隻空船備數塞責亦何益於事哉大抵軍律解弛遠近將士皆無力戰之心賊氣日盛而我勢日弱許多戰陣所用器械皆不整辦徒持弓矢以爲禦賊之具夫弓矢固爲利器而百步之外不能當鐵丸數步之內無以制短兵軍士旣無所恃則其致奔敗亦不足怪今因慶尙道狀 啓陪持人聞兵使朴晉擊破諸處賊陣時用連弩震天雷此最爲敵人所畏云今雖已晩猶可措

備而各官所有震天雷皆失其制度不可以飛擊欲更鑄成則必費時日江邊列邑所有急令該司輸到軍前以備戰用為當　天兵出來日期全未聞知雖稱軍事尚密而期日已盡賊謀難測朝夕之間憂慮萬端而環顧在我之勢無一可恃痛悶罔極　朝廷各別多般聞見計議亭當急急通諭俾無狼狽之虞江冰若合則北虜之事亦甚可慮臣意北虜貪而無計易以利誘如有更以來救之狀言說則姑為鎮撫賞給以息其狼噬之患如唐時欲圖恢復不得不與回紇連和蓋其勢然也臣言似迂而實關大計不勝

區區悶迫之忱累次陳達極爲惶恐

馳 啓北道賊勢請巡察使宋言愼姑爲仍任
以鎭人心狀 壬辰十一月

臣卽見咸鏡道巡察使宋言愼狀 啓陪持人嚴祿
聞定平咸興等處之人羣起捕賊云北道之賊熾張
已甚而一道人心幾盡歸附恢復之勢比他道益難
今幸天誘民衷處處奮起此正收復北方之一大機
會但恐外兵不至形勢孤弱無以接濟救援則已聚
之軍將至渙散更無可爲之望兵有先聲而後實者
急令孟山陽德等地聲言 天兵大至已蕩平此處

之賊而關西之兵不日踰嶺云云以堅民心又令江界判官金大畜等率兵稍近咸興之境以作聲援若是則北道義兵必益乘勢而愚民之已曾附賊者亦必畏懼分散或爲之內應旬月之間庶有破賊之勢矣傳聞宋言愼曰事罷職言愼雖有所失但旣已往入其處收集人民而監司尹卓然時在別害堡距咸興絶遠恐難號令不如姑留言愼以責後效而北道有軍功者及 啓本陪持人亦當別加論賞速爲發還使有聳動之心北道之事臣常憂念今聞此言稍可慰幸妄陳所見

論李鎰代李薲事未便宜狀

法守正全勝所言 天兵出來形止可疑狀

幷見本集

有 旨祇受狀 十二月六日

去月二十四日同副承旨成貼有 旨書狀及二十五日同副承旨成貼有 旨書狀臣在安州一時祇受其中商量規畫毋失機會事臣當與元帥議處近日中和黃州等處馳報皆言賊兵連續下來兇謀所在必非徒然而中和西陣新被陷沒賊氣益驕今之事勢一日危於一日所當早爲浚計死中求生不可

淹留引日坐待狼狽此不待智者而知前月間諸將頗有進取之意而適値將帥遞代又有唐將出入請解之事更成遷延今李鎰及鄭希賢等各赴其所已數日方有措置申布約束約束稍定相機之舉必不可無第臣之所憂者自秋及今諸處軍民日望奮旣久不至衆心未免必懈且遊擊還歸之日恐與事之際相値再成掣肘悶慮萬端

祗受體察之命兼陳賊勢狀

見本集

獲賊諜金順良囚安州狀 十二月

臣於前月十八日送傳令于舟師大將有指揮事曰久而不爲還繳臣怪之移文推詰則已於二十二日從右防禦使處具公文送還云而中間無去處因次次推問則公文捧受出來之人乃三和水軍金順良自言公文及傳令納于肅川元帥處又受秘密關子而去路中逢一人偕入平壤城中賊將見公文裂破留二日持牛隻刈草於城外因爲逃還云其說危詭臣捉致眼前令嚴杖數度而問之順良供招云順良七月被擄入城曰爲往來城中與三和官奴莫同及平壤私奴徐漢龍私叱福交結其類四十餘人皆爲

賊所使令初出入調察我國事情凡列陣中無不往
來周流順安元多往來安州義州等處亦有往來之
人順良初自右防禦使處受傳令及公文直入平壤
倭將見公文取來被傳令則受置其處因賞給徐漢龍
等紬五疋順良牛一隻又更令入來徐漢龍約於初十
日間出來亦[illegible]云云通來凡我國動靜賊無不知
至於山川形勢道里遠近行軍日期亦無不知固疑
奸民爲之耳目今聞順良之言賊間無遠不届極可
寒心今幸因事發露招辭現出之人方秘密設策期
於購捕所謂務叱福者亦於數日前被捉於右防禦

使伏兵處與順良對辨則以爲此是往來之人與順良姑爲堅囚於安州以待追後捕捉之人憑詰得情計料因即密通諸陣使之嚴加譏察事係關重先爲馳啓

數日後斬順良於安州城外梟首示衆自是其黨驚散未久 天兵渡江而賊不知兵至使平好官出迎沈遊擊爲查大受所擒翌日進圍平壤得以成功如賊間尚在而預爲之備則事未可知間諜之有關於兵機如此

請留金良瑞措置安州守城狀

臣前達安州守城事蓋以平壤以北義州以南惟此爲控扼之地若失此不守事無可爲者此城固甚虛闊守亦不易但有積粟而大軍在其前不幸而前頭不利軍不潰散退守此城則猶可支撑而守城器械蕩然未備欲得武臣稍知其事者以備意外之患故至於妄陳而久無黑白當此危急之際事事稽緩如此臣竊未安必以見在武臣無可送者故該司久未擧行耳適漢城判尹金睟自慶尚道來所率軍官金良瑞乃前任守令之人頗似可任請以此人守城助防將稱號使之句當守城之事爲當良瑞所率焰焇

煮取人二名則送于備邊司大抵自生變以後諸色軍人潰散之餘火炮匠下來此道者無幾臨戰器械不備聞京畿巡察使權徵處有京火炮匠四十餘人聚於海中而無所用之云請極擇事知匠人十餘名急急起送事 下書何如

論沉游擊與賊講解狀

見本集

進取軍機遲速狀 壬辰十二月

今月初九日成貼有 旨近見獻議皆以進討爲急每每從之有似潼關之戰徐以待之反類河上之老

此間情勢卿有定見卿其搜括隱丁糾合義旅臨陣
節制進討勦滅事文於十四日有 旨審其曲折量
其進退見可爲之事臣與元帥及巡察使反覆詳度
今日之勢戰旣不可不戰亦不可若使在我有堂堂
之勢而明知可勝則早已爲之豈等待 天兵留時
費日至於數月之久乎惟其軍勢孤弱器械未備而
一擧蹉跌則存亾乃決故欲與 天兵協力而後進
及兵久不來而寒節向盡則寧欲決死一戰而聽成
敗之數于天蓋出於不得已臣前此累陳悶迫之情
請聞唐將決語而處之者以此故也今 天兵已爲

渡江方約束諸軍多運糧餉爲必討之計則在我旣
已持久姑且待之以冀十全之舉不當難忍於數日
之間而違時輕舉况賊兵前少而後多攻取之形昔
易而今難乎且沈惟敬家人方在賊中必聞此消息
賊知沈計不售大軍臨境乘其已聚之勢欲爲先發
之謀事極危迫以臣所料沈初雖失計業已爲之姑
令還報以緩賊心而大兵疾進使賊畏之而不敢動
亦便於乘機進擊似爲得計矣數日來賊兵已集形
色可虞 天兵若不急進恐有難及之悔 朝廷百
分周旋俾令急時前進

大軍到安州見李提督議軍事狀 癸巳正月三

前月二十九日 天兵始到安州遊擊參將葛逢夏先來初二日左翼都督李如柏率諸將繼至結陣于城外軍容甚盛翌日發向肅川臣條列軍中事宜數事幷畫平壤地圖以呈都督出大廳招臣相見細問倭奴多少道路遠近糧草有無及他軍事臣隨問對之而退右翼都督張世爵又到暫留卽向肅川巳時大將提督李如松中衛楊元等諸將又至臣出迎于城外日暮提督出坐東軒招臣相見臣袖持地圖以進提督命設椅近坐展地圖于卓子上以手指點道

路悉陳進兵勦賊方略縷縷不已且云明日同往肅川與其處領兵將官共會詳議臣今日隨往肅川提督所言甚多難以盡記大槩指地圖降福山曰天兵當設伏此地令本國軍馬誘賊出來合擊勦滅不爾則又使一枝兵從東路合圍大同門四面攻之倭賊鳥銃數百步外雖中不能傷人我軍之炮則可及數里以此攻城賊必不支平壤既破然後又使一枝兵往北道其餘當向黃海道云各官所儲糧草時得僅僅支給若多日留屯萬無接濟之理伏聞唐糧在道而運到無期云臣意令各官守令親自盡率境内

牛畜人丁負戴輸運次次到境各具輸運日時其中尤甚稽留者逐一從重治罪庶幾輸到軍前可免窘乏之患請令該司急速處置 天兵雖到而我兵當因此際亦自致力然後可以有濟臣觀各陣諸將可任統領者絶少而雖在褊裨亦無勇銳敢戰之士傳聞水原居金瑩乃遇秋之子勇力絶人而爲都事鄭曄所率久在閒地殊爲可惜前月中移文于京畿使之起送軍前今聞來在義州當此臨戰之際勇士一人有關金瑩不分晝夜給戰馬出送

馳 啓天兵過安州分付黃海道糧餉狀

臣在安州親聞提督所言旣取平壤則大軍即時渡江前進云黃海道軍糧極爲可慮數日前黃海觀察使柳永慶報穀數于臣其在道內郡縣及廣邑許沙吾乂浦龍媒梁者造米七千三百九十餘石田米一萬五千二百六十七石馬豆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石糙米一千九百八十五石若使積在沿途各邑則稍可支待而一路方有賊兵恐爲所奪皆散置隱僻之處趁時輸運亦難臣即移文本道令就其便近整齊民夫聚合牛馬聞大軍先聲即時男負女戴輸到軍前俾無後時稽緩之弊但當此民心潰散之餘恐

難及期以之軍興。朝廷亦須預爲措置指揮使得
遵行臣今日因人傳聞海州牧使以泰川縣監韓述
爲之未知虛實海州爲黃海一道根本時方新復百
事蕩敗之餘任人得失成敗所關韓述爲泰川縣監
猶不能治數月之間一境嗷嗷流散相繼况於海州
守 朝廷差除之事臣不當妄言但海州不能收拾
則延安等地亦難得保利害非輕不勝區區之慮因
論本道之事而幷及之極爲惶恐

馳 啓天兵過肅川形止狀

昨日 天朝大將來到肅川諸軍列陣野中以唐

一人侵撓閭家踏死小兒即時梟首示衆且給被侵人銀一兩又給梟首人同伴銀二兩使之歸葬方欲親自巡營之際撥擺撥兒二名自順安疾馳而來有急報大將先送左營將都督又自率家丁十人佩弓箭急急馳出諸軍陸續進發臣等不知何故即刺巡邊使李鎰馳報當初查遊擊先到順安往來平壤者三度今日誘率倭二十三名直到順安倭人見我軍登城設備疑不進查遊擊手揮我軍使之退散再三揖讓引路然後乃進設酒相對出其不意遊擊親自擊斬首倭二人其餘倭亦皆斬首一倭逃躲追捕并斬初

未舉事時唐將一人又持與倭書還入平壤今日必
欲又為誘出擊斬之計大軍已到係無他虞但軍器
火炮諸具在中途者尚未盡到極為悶慮

馳 啓天兵進攻平壤形止及請罷安州牧使
李民覺代以林仲樑狀 正月七日

昨日 天兵與我軍進屯平壤城外十里日晚進兵
城下初昏賊從密德出兵來戰 天兵多發火炮賊
不支退入城中 天兵欲於今曉入城取我軍前日
所造長梯子順安而去利鈍之形時未詳知若曠日
持久則糧草接濟之事極為悶迫唐糧輸運事依前

曰狀 啓急速措置俾令及期當此事急之際沿道守令多不得人以此百事皆不措置安州牧使李民覺本以疎懦貪殘且緣多病不能治官號令不行於下人臣從前每欲 啓罷而多事之際不欲遞易新舊且慮代者亦不得人留連至今今則凌不可留請別擇文武中有計慮勤幹可任之人不分晝夜馳送臣昨招林仲樑探問中和事觀其爲人足可任事姑以此人爲之兼治守城之事恐爲便當

請分遣鄭希玄朴名賢等軍以防北路狀

平壤之賊數日內速爲蕩平則卽當分兵以防北道

之賊但兵家之事所難預知萬一曠日持久而北賊
乘虛踰嶺出於腹內則此甚危急近日連見洪世恭
馳報賊兵皆有西來之狀方此雪消嶺路通行之時
以數少殘卒萬無把截之理臣意 天兵既已到此
此處之兵不患不足若分鄭希玄朴名賢等所屬軍
千餘名扮作唐兵貌樣送于南道防戍之處則庶可
無虞大抵北道事勢當初收復之形十八九成賊之
精兵盡聚咸興以防北來之兵高原文川德源永興
等地只留殘卒百餘且我民相雜出入略不設備若
自其處掩其不意使賊首尾斷絕則咸興之賊必回

而北方鄭文孚之兵與之合勢夾擊則旬日之間鐵嶺以北可以無賊此乃不可失之機而旣不更遣巡察使如助防將等官率皆庸劣之人拱手坐視使賊勢愈熾今日之勢雖有唐兵北賊腹心之憂方大臣爲之寒心請 朝廷更加運籌區畫使無後時難圖之患

懲毖錄卷之八